



高宏标的诗

再一次

再一次在高空中俯瞰城市 ,我已看不到
树叶，蚂蚁和你们的脸
凭着想象，他们一定在某处
晃动或飘落，搬着巨大的饭团，通过
眼神
和皱纹面对一张网

这是一次短暂的隔离，与新冠无关
那些可疑又可恨的无名物种
像茅草的锯齿
深入心脏，发出了重复而单调的声音

所有的事件都与时间有关
而我们 ,在无限的不可捉摸的缝隙之中
拧出了泥土，水
甚至黄金

疲惫之鸟

风，停于一片森林，那些无形的手躲
在袖中
暗箭已绣迹斑斑，一个藏了一千年的
目标
还在那里耀武扬威
安静之处被逐渐剥离，露出的骨头
像刀枪，刺向了无尽的天空

这是下午，茶杯已移走
留下的混浊，从宇宙的初期走来，一
些动植物
保持了最原始的本能，我们小心翼翼
保存的火种
在一条暗道里接续

小鸟逐渐下降 雨通过翅膀传递着信息
天空的孤独不是没有鸟，而是只有一
只鸟
而这一只鸟，从东边
飞到了西边，才在我的窗前，找到了
一个停歇的台阶

我想睡一会儿，我想把天空和大地
关在眼帘之外
或者关在眼帘之内

在千户苗寨空想未闻民宿

阳光透过木头的缝隙，停在茶几和藤
椅之上
玻璃杯的反光让它转了一个弯
像我们来时的路 ,绕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停在空想未闻民宿的某一个房间
我所有的行李和日记
在这里，一件一件，一页一页打开

星光和灯光
穿过黑夜，穿过悬崖和最高的山顶

不约而同赴一场河谷中的盛宴
那些熟土豆 粑粑 牛肉串都被上了彩衣
在这里载歌载舞

所有的山
守护在河的两岸 ,几千年沉默 ,几千年
死心塌地，是等一个人
还是等一段传说

什么都没有想，什么也无需想
女人的头饰闪着银光 ,承接夜晚的星星
河流将自己洗得一尘不染
在山与山对话的苗歌里
一遍又一遍，弹奏着序曲

我们走在五线谱上
手舞足蹈

小北的诗

五雷山

如日中天
一天中最不理想的时间抵达山顶
看不见颤巍巍升起的朝阳
心脏一样
也看不见不舍离去的落日
火盆一样

庙里念经的道士多幸福呀
晨起念经
日落收工

庙里的菩萨多大度呀
给多了也不说
给少了也不说

我下山之后的星空呢
有没有迟迟未下班的道士
像我一样，为一颗在天际消失的星尘
祈祷
我上山之前的晨光呢
有没有一个早起的人
为我叫醒，天上的菩萨

路人甲

我没有试过
从五雷山顶看澧水，是否可以看见
我也没有试过
等到群星闪耀的时候还留在山顶

我有试过去注视每一尊我见过的菩
萨的眼睛
我们的目光交汇
我有试过用他们的目光去注视芸芸路人

感谢路人甲
今天只有你一人
上山的时候
注视下山的我

岩泊渡

比风凌渡要晚一些进入我的视线
在岩泊渡
我们等一辆火车来

火车没有来的时候
我们小心翼翼走在火车轨道上

等来的
是一辆运煤的货车
和两只从渡口飞过的的白鹭

刘绍健的诗

新冠病毒进城了

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
昨夜，戴着花冠的病毒
悄然潜入了城市
所有人接到命令
隐蔽
男女老少，埋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学校关了，商场闭了
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息了
安静，安静
整个城市都屏住了呼吸
居家隔离，是对群众的掩护
居家办公，是披甲战士的潜伏
不远的公园里
传来鸟儿的叫鸣声
那是守卫城市的暗哨

隔离的心情

居家隔离了几天
不免生出幽禁的感觉
静止，不是生命的特征
只有窗口
像照相机的镜头
瞄准了鲜活的世界
近前，优美的街景
远处，城市边缘的山脊线
天空，流动的云彩
那有些焦虑的云彩
似一片抹布
擦拭过飞雁
擦拭过群星
此刻，它在擦拭我的心情

疫 苗

病毒好小，肉眼看不见
却敢于挑战偌大一个中国
芸芸的众生，愤慨
一群大侠，日夜修炼
训练出一支对付病毒的天敌
疫苗
如同民族英雄戚继光
练成独门的戚家拳
扫平倭寇
全国人民伸出臂膀，坚决拥护
一根针下去
十天半月，全都是戚家军

胡良秀的诗

早晨

鸟声击散了雾霭
在深溪河边
我们在看风景
彼岸花开在此岸
溪水打着响鼻
信马由缰
赶场的人背着晨曦
把路的骨头踏得生响

我们坐在树的影子上
与卵石手握着手
看时光涤洗的风尘
一点点溅落成石头上的画
山色空蒙
一缕秋风躬身而起
在溪流的拐弯处
深深地吸了口气

远去

你从眼里远去
远到回想里
树从绿中远去
远到秋色里
星光点点
簌簌落进水面
萤火幽暗了月色
我站在河堤
深深爱着一片落叶
把希望和绝望
合理的放在一起

不能确定

我不能确定
这是一个梦
直到我途经另一个人的梦才发现
一弦月牙在不停地摇晃
时间静止在云端上
我握着梦
像握着云端上的时间

风拎着夜色
有意无意地发出呻吟
柔软的夜呵
令我双脚总是踏不到边
我不能确定
这是不是一个梦
当我途经另一个人的梦时
只有风打不过时间

全迎春的诗

堡子界上望天门

堡子界眼里
天门山洞柔软
柔软成一根针的鼻孔
说要缝补澧水
始于《九歌》的伤口

堡子界采集铺天大雾
旋转揉搓那些灰白的绵长
小鸟或风声
忙于穿针或引线
想起天门山洞
一千七百多年
没有愈合的伤口

借母溪烧烤

一波人
搬岩头捡枯枝
烤肉
也烤星星

一湾清水
鹅卵石
芭茅佐证
借母溪和诗意都在
月亮缺席
你缺席

等星星烤熟
或等对你的执念
更炙热

飞蛾来临

刚落座
被一只飞蛾
撞见

小白说
是想我的亲人

是那种翻山越岭的想
是跟昆虫式的想

许多年后
我也是只飞蛾
撞见岩头寨